

中国官员

在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
培训纪实

王振平 著

这的确是一群身份特殊的学子。

多年来，这个特殊群体的非凡经历，仿佛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中国官员

在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
培训纪实

王振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培训纪实/王振平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755-284-0

I. 中…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1331号

书 名：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培训纪实
著 者：王振平

责任编辑：申 强

美术编辑：胡彤亮

封面设计：孟佳丽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 编：050061

网 址：<http://www.hspul.com>

邮购热线：0311-87906358

传 真：0311-87906358

印 刷：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文印中心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80千字

印 张：29

版 次：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284-0

定 价：7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将自己所长的特长发挥出来，从而赢得领导的重视和赞赏。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员在新加坡留学期间，都会一帆风顺，没有波折。有的官员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人际关系复杂等。但只要他们能够积极面对，勇于克服，相信一定能够顺利度过留学生活。

内容简介

2005年3月，又一批中国官员被选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修学习。这已是这所高校接纳的第八批中国官员。始自1998年的这个硕士培训项目，在新加坡被亲切地称为中国“市长班”。他们中有来自部分省区的市县长、厅局长或者处长，有中央部委选派的年轻官员，也有部分高校或大型企业负责人。尽管他们的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岗位不同，但都必须接受为期一年的正规学历教育，通过十几门专业课程的严格考试，并且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之后，才能获得硕士学位。作为国际性教育培训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作为培养中国年轻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多年来受到中新两国高层、组织部门和所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这些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良好文化基础，并且在“留洋”经历中受到熏陶的年轻官员，早已成为工作岗位上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栋梁之才。正因为如此，中国“市长班”在新加坡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直以来也备受中新两国媒体垂青。

这的确是一群身份特殊的学子——工作多年后再入学堂，肩负特殊使命，告别祖国与亲人，远赴异国他乡，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备尝生活的艰辛与学业的压力，最后还要修得“正果”，谈何容易！况且他们还有忘不了的工作和事业，放不下的父母和子女亲情，承载着亲人、同事和亲朋好友的牵挂与思念，人情世故如此丰富，情感世界如此绚烂。但是，多年来，这个特殊群体的非凡经历，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难被世人所知晓。

本书的作者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自始至终亲历了整个培训学习的全过程，对其中的欢乐与幸福、艰难与困苦感同身受，记忆刻骨铭心。加之作者在工作之余倾心创作，以丰富细腻的人物情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中西合璧的人文环境，全方位、多视角地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我们相信，这部作品的问世，对曾经经历过、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类似生活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现在，就让我们揭开那层神秘面纱，走到他们中间，深入他们的心灵世界，一起感受那美好而难忘的生活吧！

食尚客语

白话：李家利是学人丁斯的笔名，他每年定期撰写时评文章，于《联合早报》上发表。他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系讲师，具有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文学、汉学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等。他著有《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等。他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系讲师，具有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文学、汉学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等。他著有《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等。



作者于2005年12月在南洋理工大学南大湖畔

人生难得一回搏 | 代序

杜金卿

首先为这本书的出版感到高兴。这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中新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一朵奇葩。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华人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中新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上的历史渊源，更有着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民间交流。在中新文化交流史上，能够以一群中国年轻官员留学的经历为题材，运用纪实性文学手法进行创作，如此生动地展现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丰富生活与情感历程，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我和振平是大学同学，也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倾心完成如此长篇巨著，是我所没有料到的。我想，没有对那段留学生生涯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没有对组织领导和母校师生的深情厚谊，没有再现那难忘生活的强烈愿望，没有相对深厚的文学功底，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通读全书，掩卷沉思，觉得这部作品有新意、有特点、有风格，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书。一是有完整细腻的故事情节。这部作品以2005届中国“市长班”参训学员为对象，通过对吴奇伟等一系列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和教学、参观、比赛活动的生动描写，真实再现了这个特殊留学生群体的林林总总。既有群体人物的描写，又有重点人物的刻画；既有真情实感的挖掘，又有个体场景的聚焦，一群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又诙谐幽默的众生像跃然纸上。二是注重新加坡国情与南大文化传统的展现。作者力求把留学生个体与群体的描写，放在中新两国不同的社

会文化背景上去思考、去比较，特别注意把人物和事件的叙述描写与学业内容、管理制度、礼俗民意、友好交往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巧妙结合，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了本书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三是富有浓郁的情感。作为厅处级官员，身处异国他乡，在特殊环境下求学读书，各种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幸福和快乐也相伴相随，夫妻的爱情、父母的亲情、师生的友情、同学的热情交织在一起。对这些细腻情感和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细致体悟，深入挖掘，着力加以刻画和渲染，使其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品读佳作，抚今追昔，不禁使我想起了十年前在南大留学的那段时光。正如书中所描写的：开班入学、听课做题、考试熬夜、游泳锻炼、参观郊游、毕业拍照……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光阴荏苒，时间如梭，尽管过去了十年，但我对新加坡，特别是对第二母校南洋理工大学，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向往。那是一座花园般的城市——绿树成荫，碧海蓝天，清澈的游泳池，青翠的足球场，幽静的南大湖，让人流连忘返；那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先进的理念，发达的技术，高效的管理，有序的交通，不同民族的和谐相处，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均给到访者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健全完善的体制，有序竞争的市场，严格遵守的法制，廉洁高效的政府，使新加坡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

留学一年，感受最深的还是朝夕相处的南大老师和同学。教学相长，增进学业，生活相助，情同手足，成为人生难忘的篇章。人生难得一回搏。正是由于那一年“悬梁刺股”，勤学苦读，才使我们这些“中年人”得以中途加油，知识更新，并通过马六甲这个世界之窗，扩展了视野，丰富了阅历，为日后事业的发展培植了沃土。

更感欣慰的是，老同学的这部力作正好满足了我和其他同学的一个心愿：刻录那段历史，回放那段时光，让美好的回忆永远铭记在心，经常启迪未来。

2008年6月10日

一、来之不易，求学之旅终成行

3月8日清早，首都北京，亚运公园。

春寒料峭的首都，光秃秃的枝杈还没有吐绿，大片草坪还未脱去暗青色的冬装，肆虐一冬的寒风还残存着一丝逼人的威严。

晨曦中，有人迈开轻盈的脚步，在亚运公园鹅卵石铺就的羊肠小道上慢跑，弯道处微弱的灯光中不时闪现他的身影。在这寂静的一隅，那轻快而和谐的脚步，就像天籁之声那般真切。

他不时朝前面的高楼和邻近的街道瞥上一眼。高楼大厦成片的黑暗里，不时被一盏盏灯光点亮，清冷的街道也渐渐苏醒，越来越多的车辆和行人在视线里出现，大都市的烦乱和嘈杂由此向四处蔓延开来。

亚运公园正对着一个高大的扇形建筑，此时它已从微明的晨光中渐露出雄伟的气势——著名的五洲大酒店也从沉睡中苏醒了。这座白色的高大建筑正是亚运村的一部分，是当年与会人员居住和召开会议的中心。它位于首都四环路北侧，与昔日的亚运赛场隔路相望。十五年前，十一届亚运会的精彩比赛就在这里举行。十五年后的今天，仿佛依然能听到那铿锵有力的呐喊声和激动人心的欢呼声。

此时，他已跑出亚运公园，把那片小树林远远地甩在身后。他的脚步越来越慢，渐渐转跑为走，边走边做深呼吸，不时甩几下手臂，踢几下腿脚。看来，他今天的晨练就要结束了。

五洲大酒店就在前面不远了——那是他开会的驻地。远远就看见有多名武警战士在门口站岗，那戒备森严的架势就像是进入军事基地。

不等靠近，他就赶紧掏出带照片的证件出示了一下，才得以从锐利的目光下通过。

刚进大厅，就有人喊：“吴奇伟，你可回来了！”

吴奇伟停住脚步听这位一起开会的同事说明原委。

“机关人事处长刚打来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没说什么事？”吴奇伟问。

“肯定是人事吧，咱也不好问。”

“噢，知道了，谢谢！”

一回到0548房间，吴奇伟就挂通了人事处长家的电话，正好是她接的。

“你好，我是吴奇伟，你找我？”

电话里的声音似乎快了半拍：“是啊是啊，是我找你。怕你一开起会来就不好找，所以一早去电话。是这样的……”

她把省委组织部选拔部分年轻干部出国培训的事说了一遍。

不等她说完他就迫不及待地开腔了。

“出国培训，好事嘛！有我的份吗？”

“这不是商量的嘛！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选拔，目的地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时间为一年，计划7月成行，明年6月底结束。看来你想参加？”她想确认一下。

“我说过了，一定要争取啊。”他进而解释道，“去年就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我主动放弃了，那是因为刚换届，来了一些新领导，我拍屁股就走有点不合适。这次可不能再放弃了。你也知道，再推迟我就要超龄了，这样的机会这辈子就不会再有了。”

“那好，上班后我就去征求领导意见，你等我的消息吧！”

放下电话，他在原地许久不动。右手轻轻敲着桌面，抬头看着“宁静致远”的条幅，心中勾画出一副美好蓝图。

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但愿领导这一关能够顺利通过。

第三天一早来了消息，是个好消息——领导已同意，人事部门已正式推荐，等组织部门审查通过后就可参加闭卷考试和选拔了。考试时间定在3月24日，而人代会结束要到3月14日，算来没几天复习时间了。为人代会服务是政治任务，会上不能分心，只能等会议结束后再备考。

会议结束后，一回到省城就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备考当中。要考试就要认真对待，这是个关键环节。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通宵达旦地看书，尽量多地做试题，请人专门辅导了英语，研究了时事政治中的重大事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顺利通过了考试关。接下来组织部门进行审核、向学校推荐，直到最后办理出国手续——每个过程都相当严格、慎重而漫长。

好事多磨，耐心等待吧！近三十年的工作阅历，早磨炼出了耐心，也懂得了等待。他坚信能够成行，所以在等待的过程中抓紧看书，重点研究中国国情，做

了一些笔记，积累了不少资料——的确，这些对他进大学之后的学习，一定是有帮助的。

七月初，出国预培训通知下来了：河北49名学员7月15日在石家庄集中培训，两天后起程飞赴新加坡……

大家高兴地奔走相告。霎时间，这些即将远征的战士，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开证明、照相、办护照、复印相关证明、选购学习与生活用品，事情一件接一件。各种应酬也接踵而至，朋友的宴请，亲戚的看望，向领导的告别，都在忙乱中穿插进行着。

走就赶快走吧，眼前这热火朝天的局面，都让人有些吃不消了。

是呀，再坚持一下，就算掐分计秒这离别的行程也就在转眼之间了。

板上钉钉的事儿突然就有了变故——就在准备集合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暂停出国的通知。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让人没有半点心理准备。这倒应了那句话：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随后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如下报道：

“[德新社新加坡7月18日电]据《星期日时报》报道，中国官员取消了赴新加坡进修的计划，这是为抗议新加坡下任总理李显龙访问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最新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的谈话也证实了此番言论。

真正的原因明了之后，大家很快平静下来，并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个人利益都不值得一提。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这是一名国家公务人员应有的政治觉悟——尽管公派出国培训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

十天之后的《参考消息》又发表了德新社的文章：“分析家说，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在李显龙访问台湾问题上的外交争吵最终会平息下来……”

但愿如此！国际社会大概也不希望两个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经贸文化交流如此频繁的国家关系因此一步步恶化下去。

国际视线现在全部集中在现任副总理李显龙于8月12日正式继任总理后将作何表态。解铃还需系铃人——事情因他而起，他的表态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信号。相信他会对自己眼下这种僵持局面的破解给出一个说法。

果然，就职后的次日晚上，他在新加坡国庆大会上首次发表施政演说即明确表示：新加坡不会改变一直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新加坡坚决反对台独，如果台湾方面挑起海峡两岸冲突，新加坡将不会支持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应说，新加坡重申反对“台独”有利于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看来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希望看到的。

在整个事态演变的过程中，吴奇伟边工作边看书边等待，为着即将到来的拼

搏做着准备。现在，大量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理论书籍出现在他的案头，既有中国领袖的论著，也有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最新的文件资料，但更多的是关于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大势、中国改革之路之类的鸿篇巨著。这些他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读了一遍。不单单是阅读，还要深入思考，同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道路——他以为，这样的研究肯定对出国培训大有好处，因为只有在熟悉国情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

出国计划还没有恢复——这个他无法左右，但能左右自己的时间。他把一些精力和时间用于对“中国模式”的深入思考上。与著名的华盛顿模式不同，他现在要对国际上流行的“北京共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已经把中国经验叫做“中国模式”。

这一等就是半年。这半年当中，他的“中国模式”的研究很有进展，甚至还写成了一本书的初稿。在书稿中，他全面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改革与建设的历程，总结剖析了成败得失，同时还研究了“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他的“中国模式”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毫无疑问，他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即使新加坡去不成，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毫无用处：国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研究经济规律总归也是工作需要。

这个宏伟计划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同时伴随冬天的远去，报春花的盛开，中新两国关系也迎来了春天的脚步。

出国培训计划重新启动……

二、使命在肩，留学生涯从这里开始

3月2日凌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

CA975航班徐徐降落。从首都北京到新加坡经历了六个小时的跨国飞行。舷梯上，一群西装革履、穿着整齐的男女出现在视线里。

这群肩负特殊使命的北方人，就是被选派到南洋岛国求学的一批河北年轻官员。

眼前的一切还笼罩在黎明前的朦胧之中。航标灯照着灰色地面。远处那虚无缥缈的建筑物，显得既亲近又遥远。

同机抵达的河北籍40位男学员和9名女学员陆续出现在机场大厅。

走在队前的是“总带队”汪班长和秘书长尚伟，他俩已同前来接站的老师接上了头。来接站的四五个人全是陌生面孔，他们亲切地向大家问好，并引领大家来到较为宽敞的一角。

一路劳顿，天气又热，大家纷纷脱下西装，搭在手推车扶手上。有几位同学忙里偷闲去拍照了。机场大厅里灯火辉煌，人流如织，不难想到这是个相当繁忙的机场。

这时，一位中等身材、面容清秀、颇有东方女性气质的女士，手举信袋和表格在喊：

“同学们，大家注意喽，我手里的信封装着学校宿舍房间的钥匙，大家要通过抽签才能决定各自的住房。先抽号，再按号领袋子和表格。现在就开始！”她尽量放大声量，但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站得稍远的同学无法听清，就彼此相互转告。另一位年龄稍大的女老师同样柔声细嗓地在喊：“同学们，到我这边抽！”

靠抽号决定住房，有点撞大运的意思，感觉挺新鲜。

吴奇伟从牛皮纸袋里看到了三把钥匙和一张写着房号的纸条。小心拿好，跟着队伍走出大厅。

眼前的路面干净而整洁，路边的鲜花绿树近在咫尺。

来接站的大巴车和拉行李的厢式货车都停得不远。按接站老师的指点，几位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正把大小包裹一件一件送到行李车上。

大巴车已经坐满了人。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热。热仿佛是突如其来。脱下西服外套，解开领带，随便拿什么呼扇着，可闷热依旧。脸颊淌着汗，后背湿透一片，不停地拿手帕或者纸巾擦着。仔细一想也不奇怪：从春寒料峭的北方降临到了赤道国家，闷热当然无法逃避。

吴奇伟碰巧跟冯海坐一起，两人早就认识。聊了几句后，吴奇伟开始给家里发信息报平安。冯海也给家里拨电话，好像没拨通，只好改发信息。

后面不知谁挂通了电话，旁若无人地大声嚷着：“安全到达，请放心吧！正往学校赶哩！没什么感觉，就是太热，热得快受不了了……”

打电话的这位戴一副厚片眼镜，圆脑袋、短平头、厚嘴唇。吴奇伟也认识，他叫郝东文，是某文化单位的总编。除戴着厚片眼镜，似乎看不出他是个文化人。

汽车沿宽阔的公路由东向西疾驰。南洋理工大学就坐落在这个岛国的最西部，大约需40分钟车程。

路两旁飞速闪过的是繁茂的南洋树，高大的建筑群，偶尔看见成片的热带雨林。不愧是著名的花园城市，到处都被绿色包围着，即使高楼大厦也都恰到好处地与周围的绿色融为一体，宽阔的城市广场和大片的水泥地似乎很难看到……

在市区泛岛高速路上，大巴车中速行驶，平稳得像坐飞机一样。这个庞然大物一口气从城东跑到城西，横穿了整个国家。

目的地就要到了。

驶过一个拐弯处，一块一米多高的长石上写着英文校名，盾牌似的校徽醒目地镶嵌其上。学校没有围墙，公路横穿校园。建筑和道路随坡就岭，蜿蜒起伏，时隐时现。大片的绿地，高大的树木，带顶的走廊，红顶的建筑，与周围环境相映成趣。

新生驻地是个很美的地方：几幢红顶三层建筑和一排联体别墅随路排开，背靠半山，面对碧绿的低谷和一湾清澈的湖水。据说，那低谷叫“南洋谷（Nanyang Valley）”，有水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南大湖（Nanyang lake）”。南洋谷底和南大湖边草坪鲜绿，曲径通幽，游乐和锻炼设施散见其间，几棵高大的树木矗立在绿地之上。

新生们要在这个美好的环境里生活一年。

大巴车停下的时候，一瘦脸男子已在那儿等着。等新生下车，他主动打声招呼：“辛苦啦！”他讲的是华语。

◎南洋谷一角



“他是邹教授。”从车上下来的女项目经理告诉大家。

穿绯红色短袖衬衣的邹教授，中等瘦小身材，眼睛稍显深陷，肤色是健康的暗红，似乎有南方人体特征。不过，从他那随和的微笑和热情的寒暄看，这位老学究模样的教授似乎没太多的学究气。

作为这个培训项目的发起人和创办者，看着又一批中国官员被招入旗舰之下，成就感多少是会有的。

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似乎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微笑着站着，目光从每位下车者的脸上滑过。他知道，这一批是49位新生，全部来自中国的河北省，数量占到这期培训人员总数的近半……

大家各自取了行李，有的提，有的拉，有的扛，在项目办老师引领下，按照信封上标明的楼房和门牌号去寻找。

吴奇伟和郝东文在最东边的六号别墅前再次碰到了一起。

“好呀，咱哥俩还是有缘分！”

郝东文说着打开紧闭的房门。两人相帮着把行李箱从路上移到别墅的中厅。后面又跟来了四位。这六位男生将是这幢别墅里共同的主人，而这别墅也将是他们共同的家园。

吴奇伟走进一楼的一个房间，郝东文上了二楼。

房间约十几平方米，三面是墙，一面是窗。设施比较简单：南墙边摆着一张单人床，上面是席梦思床垫，床单、枕头和枕套放在一边；靠近百叶窗的地方是张二屉桌，桌前有一把转椅，桌上放着一个袋子，还有一瓶矿泉水和四包饼干，看来是特意准备的；一人多高的单幅立柜放在床对面的墙角处。别的似乎就没什么了。

房间里事先打扫过，应该说是干净的。吴奇伟打开行李箱，开始布置——罩床单、套枕套、铺毛巾被，锅碗瓢勺等生活用具暂时搁在角落里，各种长衣短裤、背心、T恤、袜子，统统塞进立柜的隔层；还有一大堆吃食，都放进立柜的最底层了。

现在他坐在转椅上，打开放在桌角的那个袋子，见里面是分班名单、近几天的安排、会议通知、学校简介、学生守则、网络使用说明、教学安排等。嘿，还有一份学校地形图！他像一位战场指挥员一样看着校园地图研究了起来。

啊，好大一所学校！从地图上看，大量的植被、各类建筑、公共设施、交通网络、运动中心等等，巧妙地分布在绿色丘陵地带的不同位置上。自己的驻地在哪儿？奇怪，下榻之地竟然没有显示……

看了分班名单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抽签决定的住房看似公平，却把分属两个专业、四个小班的49位河北学员分散在14个单元里，等于不同专业、不同班次的

人混合居住，而上课的时间和内容又不一样，不仅彼此干扰，而且交流不便。这可是人为造成的不便呀！

看来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调整。这个调整与学校和项目办无关，河北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关键时刻，河北学员班“总带队”与班集体展现出了应有的魄力：立刻按照专业和班次重新调整住房！

刚刚入住的人们屁股还没坐热，就立刻又忙乱起来，而大家心里明白：这次忙乱是必要的，它将换来永久的方便。

等重新调整到位，整个上午已经过去了。就靠桌子上的那瓶矿泉水和两包饼干解决了最初的一次饥渴。接下来，大家还要为更重要的事情忙碌：参加体检，注册学籍，领取校服，分发讲义……

在一个新国度开始生活，最初的艰难和忙碌永远都是无法避免的。

三、安营扎寨，尽快适应新环境

六号别墅正斜对南大湖。楼前这条单行道从湖的东北角绕过，与名叫“Nanyang Drive”的校园公路汇合。马路与别墅之间有条半米深的排水沟，楼梯式的小桥跨越其上，进出别墅就要走过桥头，再踏过五级台阶。这里年降雨量在三千毫米，如此的排水系统随处可见。马路外侧是一排漆成绿色的铁管护栏，紧靠高大的南洋树，大片树荫遮盖了楼前马路。

这幢别墅算不上豪华，但很别致。门前有平台，旁边有花池，花池里裸露着疏松的黄土。进门便是起居室，二十多平米，摆了长短沙发和长方形茶几。南墙一侧有个台阶，台阶上两门相对，那是两间紧挨的卧室。北面是厨房，大约十五平方米，有操作台、冰箱、微波炉等最基本的炊具。厨房另有俩门，一个通楼外的平台，一个通凉台上的厕所。

一楼相对的两个房间住着吴奇伟和罗方立。通过起居室右侧楼梯走上二楼的是四个人，分居在楼上的四个房间里。

在省直单位当处长的罗方立，一米八几的大个，看上去肌肉发达，身体结实，像个运动员。

“就凭你这块头，打篮球挺合适的。”吴奇伟说。

罗方立笑笑，好像言必有中了，说：“还行吧！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校队里混。篮球不敢说打得好，投标枪还可以，最好成绩是全国大运会的第二名。”

这足以让吴奇伟惊讶了。“第二名，相当了得！”吴奇伟用欣赏的目光打量他，说，“太好啦，一起打篮球吧，我也喜欢篮球。不过你是正规军，我是土八

路！”

两人都笑了。见楼下有说有笑，楼上的四位也先后下楼，大家一阵寒暄，然后坐在沙发上聊天。聊天是从自我介绍开始的。

“我先说吧！”郝东文透过厚片眼镜瞟吴奇伟一眼，然后一指，“我俩是老相识，他叫吴奇伟，大家早知道了，河北学员班的副班长。我叫郝东文，东拼西凑的‘东’，舞文弄墨的‘文’。职业是编辑，头衔是总编。总编就是不停地编，有时候还是胡编！”一听就知道郝东文是个乐天派。

“你这个‘总编’原来是东拼西凑的呀！”同样戴眼镜的长发男生开了一句玩笑。

“他可是咱们宿舍的宿舍长，也是咱们党小组的小组长。”吴奇伟趁机宣布了班委会和临时党支部的决定。

“什么这个长那个长的，都是为大家服务。今后还仰仗各位多支持啊！”郝东文说着抱拳施礼。

“我说吧！我叫马永学，原在国资委，现在监事会工作。至于职务嘛，就算是个中层干部吧！”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挺谦虚，可那长相倒有几分学问家的派头。

接着介绍的就是刚才开玩笑的长发男生：“我叫郎峰，和老马住对门，在省委大院工作。我发现咱们宿舍里我最瘦，这是有原因的，我总睡不好觉。”

“不至于刚来就想老婆吧？”

郝东文开他的玩笑。他摇着头说：

“不，在国内出差也一样，一换地方就睡不好。”

“下雨不打伞轮（淋）着了！”这位满脸胡子茬，操东北口音的男生说自己是区长，是专跟老百姓打交道的“七品芝麻官”，名叫娄四广。

说到年龄的时候，吴奇伟自然是老大哥，娄四广最小。娄四广似乎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并为自己辩解：“在咱们宿舍我最小，在班上要属李玉芳，副县长当了几年还不到三十岁……”

在他们身后隔栏外的走廊里，一对黑肤色青年边走边用英语交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走远了。

到了晚饭时间，大家各自散去。吴奇伟和罗方立一起朝第一餐厅走去。饭后两人去操场散步，同时也去体育中心“侦察地形”。

这里有露天的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和标准的400米跑道。运动场四周只有少量建筑，大都是高大茂盛的树木和草地，看上去视野开阔。

篮球场是塑胶地面，透明的有机玻璃篮板，支撑篮板的铁管子用厚厚的海绵垫包裹起来。篮板下的三秒区、三分区和中线上的争球区画得很标准。

“球场不错，你说呢？”罗方立说。

吴奇伟嘴上说“不错”，身子早开始移动了，先慢跑，然后折转跑，再急停跳投，想体验是何种感受。罗方立也跟着比画，样子像在投篮。

又来了一个细高挑儿，老远就跟他俩打招呼：“你们也是新来的？”陌生人操东北口音。

“对呀，你大概也是吧？”吴奇伟问。

“没错，昨天刚到。你们从哪儿来？”

“河北。”

“噢，我是辽宁。从你们的山海关出去就是辽宁地界了！”

说着，辽宁大个用右脚在地上一拧，夸赞道：“这场地看来不错。”

“你也喜欢篮球？你叫什么名字？”罗方立问。

“方力，方正的‘方’，力量的‘力’。”

罗方立上前握手，然后自我介绍：“我叫罗方立，站立的‘立’。”

两人个头差不多，只是辽宁大个更年轻。吴奇伟也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话题一转：

“一看就知道咱们都不是好学生，出国学习不看教室，先看球场……”

方力一连说了三个“No”，还要把理由讲充分：“学习固然重要，可锻炼也

不次要，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

“对，我同意。”罗方立做了一个举手的动作，又补充说，“这么好的条件

不利用，岂不是资源浪费！”

方力搭腔道：“老罗说得对，为避免资源浪费，我们从明天就开始利用

吧！”

吴奇伟突然冒出一句：“不赞成才不明智呢！”

四、莘莘学子，首次在教室里相聚

入学手续办起来十分烦琐。项目办为此印发了一张表格，详细列明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在哪里办理和交多少费用。上面像告示一样写道：

做体检请携带：护照。办理入学手续请携带：学位证书、毕业文凭、大学成绩单和护照。办公室将协助您到新加坡移民厅办理学生证，请准备以下各项：护照和白色的入境卡；入境签证（In-principal approval letter）；FORM16表；在南洋理工大学所做的体检报告；新币120元。办公室将在3月8日下午1时在个别教室向你收取体检费（新币42元）、医药保险费（新币62.2元）和移民厅发的学生证费（新币120元）。共新币224.20元。

表格后面注明办公室联系号码，联系人分别是：董蔓、武兰秀、张东东……